

如何令年鑑「活」起來？

在出版第四本「香港戲劇年鑑」的時候，我不住的在思考這個問題。

從第一本「2006年」到這「2009年」，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和友好的夥伴，一直辛勞工作，為這頗具姿采的香港劇壇，留下了面相由厚笨到輕薄，內容由粗略到全面的四本年鑑。我們為能夠這麼做感到喜悅。

感到喜悅，因為，首先，我們慶幸「逢時」，這種對客觀資料比較重視的觀念，在上世紀長期以來都不是主流，現在卻更廣泛地得到認同了，所以，我們才有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支持，才有條件去認真地做這工作。於是，我們才有進一步研究的基礎。

這真是基礎嗎？僅是這四本不代表甚麼，文化建設的道路漫長。然而，正如去年說的，從第一本的草創，第二本的發展，到第三本的定位，我們委實期望這年鑑能夠從「存在」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個性和特質。

這樣的「個性」和「特質」決不是為了滿足編輯者、出版者自己的虛榮，更不只是我們三個機構要向資助機構交代的「業績」。

這些年鑑假若真能成為幫助我們戲劇發展得更好的「基礎」，它便應該真正對「用家」有用。

誰是我們的用家？年鑑出版之後，我們總會把它寄給資料提供者、業界朋友、各城市的圖書館等，亦贈送給不同地方的專家學者，也向一些對資料和研究「可能」有興趣的人宣傳。

這些收到年鑑的人，會怎樣「用」其中的資料呢？他們會認真讀其中的專題嗎？會翻查其中的硬數字嗎？會打開光碟，仔細瀏覽嗎？我們渴望有更多的人能同來把「死資料」化為「活公器」，同來把過去的經驗提煉為今天的智慧，再轉化為努力於明天的動力。然而，先決的問題是：他們覺得這些資料「有用」嗎？

在第四本戲劇年鑑即將面世的時候，我認真地想：我們是否應該和香港，和外地一些出版年鑑的同行，切磋編印年鑑的經驗？同時，也在本地舉辦一些座談會、研討會，嘗試一些具體開展活用年鑑的方法？

正在閱讀這篇「前言」的你，又是怎樣「用」這本年鑑的呢？

張秉權
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主席